



江嘉

資治通鑑卷第七

漢紀九

起重光并奮若盡
強圍協洽凡七年

世宗孝武皇帝道之上

建元元年冬十月詔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上

親策問以古今治道對者百餘人廣川董仲舒對曰

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

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

功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

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什滅也夫

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

昔先王之德興滯補敝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

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教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秦滅先聖之道爲苟且之治

通鑑卷二
故立十四年而亡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
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竊譬之
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
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
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
化也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
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
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
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
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

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俗誅名
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
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
之心造僞飾詐趨利無耻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
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今陛下并有天下莫不率服
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
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
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
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
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

通鑑卷三
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徃徃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灋暴虐百姓與姦爭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

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貿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民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

賢不肖異處矣。臣聞衆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晦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敝。敝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敝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揅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揅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揅敝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

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
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夫古之天下亦
今之天下共是天下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
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
所詭於天之理與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
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
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
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
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
安能如之哉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
貧者窮急愁苦民不樂生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
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
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
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
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
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
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
而爲庶人之行者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
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

通鑑卷之七
六
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
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
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
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天子善其對以仲舒爲
江都相會稽莊助亦以賢良對策天子擢爲中大夫
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韓蘇張之言亂國政
者請皆罷奏可董仲舒少治春秋孝景時爲博士進
退容止非禮不行學者皆師尊之及爲江都相事易
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匡正王敬重焉

春二月赦

行三銖錢

夏六月丞相衛綰免丙寅

以魏其侯竇嬰爲丞相武安侯田蚡爲太尉上雅嚮
儒術嬰蚡俱好儒推轂代趙綰爲御史大夫蘭陵王
臧爲郎中令綰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且薦其師申公
秋天子使使東帛加璧安車駟馬以迎申公既至見
天子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年八十餘對曰爲治者
不至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
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則以爲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
堂巡狩改歷服色事是歲內史審成抵罪髡鉗
二年冬十月淮南王安來朝上以安屬爲諸父而材

高甚尊重之每宴見談語昏暮然後罷安雅善武安侯田蚡其入朝武安侯迎之霸上與語曰上無太子王親高皇帝孫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宮車一日晏駕非王尚誰立者安大喜厚遺蚡金錢財物 太皇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趙綰請毋奏事東宮竇太后大怒曰此欲復爲新垣平邪陰求得趙綰王臧姦利事以讓上上因廢明堂事諸所興爲皆廢下綰臧吏皆自殺丞相嬰太尉蚡免申公亦以疾免歸初景帝以太子太傅石奮及四子皆二千石乃集其門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無文學而恭謹無與比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責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皆以孝謹聞乎郡國及趙綰王臧以文學獲罪竇太后以爲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其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上以是親之慶嘗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爲簡易矣竇嬰田蚡既免以侯家居蚡雖不任

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歸紛紛日益橫 春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未以太常栢至侯許昌爲丞相 初堂邑

侯陳午尚帝姑館陶公主嫖帝之爲太子公主有力焉以其女爲太子妃及即位妃爲皇后竇太主恃功求請無厭上患之皇后驕妬擅寵而無子與醫錢凡九千萬欲以求子然卒無之后寵浸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大臣未服先爲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耳宜深慎之上乃於長主皇后復稍加恩禮上祓霸上還過上姊平陽

公主悅謳者衛子夫子夫毋衛媪平陽公主家僮也

主因奉送子夫入宮恩寵隆陳皇后聞之恚幾

死者數矣上愈怒子夫同母弟衛青其父鄭季本平

陽縣吏給事侯家與衛媪私通而生青冒姓衛氏青

長爲侯家騎奴大長公主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

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上聞乃召青爲建章監侍中

賞賜數日間累千金旣而以子夫爲夫人青爲太中

大夫 夏四月有星如日夜出 初置茂陵邑 時

大臣議者多寃鼂錯之策務摧抑諸侯王數奏暴其過惡吹毛求疵笞服其臣使證其君諸侯王莫不悲

怨

三年冬十月代王登長沙王發中山王勝濟川王明來朝上置酒勝聞樂聲而泣上問其故對曰悲者不可爲累欷思者不可爲歎息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臣得蒙肺附爲東藩屬又稱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親鴻毛之重群居黨議朋友相爲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臣竊傷之具以吏所侵聞於是上乃厚諸侯之禮省有司所奏諸侯事加親親之恩焉

河水溢于平原

大饑人相食

秋七月有星孛于西北

濟川王明坐殺中傅廢

遷房陵 七國之敗也吳王子駒亡走閩越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閩越從之發兵圍東甌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自秦時棄不屬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莊助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救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乃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灋不爲發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

東甌請舉國內徙乃悉舉其衆來處於江淮之間

九月丙子晦日有食之上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

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

自眩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最

先進後又得吳人朱買臣趙人吾丘壽王蜀人司馬

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軍等並在左右

每令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文大臣數屈

焉然相如特以辭賦得幸朔臯不根持論好談諧上

以俳優畜之雖數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上顏

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北至池陽

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宜春與左右能騎射者期

諸殿門常以夜出自稱平陽侯旦明入南山下射鹿

豕狐兔馳騫禾稼之地民皆號呼罵詈鄠杜令欲執

之示以乘輿物乃得免又嘗夜至栢谷投逆旅宿就

逆旅主人求漿主人翁曰無漿正有溺耳且疑上為

姦盜聚少年欲攻之主人嫗睹上狀貌而異之止其

翁曰客非常人也且又有備不可圖也翁不聽嫗飲

翁以酒醉而縛之少年皆散走嫗乃殺雞為食以謝

客明日上歸召嫗賜金千斤拜其夫為羽林郎後乃

私置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

諸宮上以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
吾丘壽王舉籍阿城以南蓋屋以東宜春以西提封
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詔中
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壽王奏
事上大說稱善時東方朔在傍進諫曰夫南山天下
之阻也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漭以西都涇渭之南
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
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良材百工所取給萬民所
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
多蠶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鎬之
間號爲土膏其賈晦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
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
業是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廣狐兔之苑大虎狼
之虛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者老泣
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
西車騫南北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亦足以危無
隄之輿是其不可三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
亂糞土愚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爲太中大
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

上又好自擊熊豕馳逐野獸司馬相如上疏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賁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檠之變况乎涉豐草騁丘墟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旣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諭大上善之

四年夏有風赤如血 六月旱 秋九月有星孛於

東北 是歲南越王佗死其後文王胡立

五年春罷三銖錢行半兩錢 置五經博士 夏五

月大蝗 秋八月廣川惠王越清河哀王乘皆薨無

後國除

六年春二月乙未遼東高廟災 夏四月壬子高園

通鑑卷之七
便殿火上素服五日 五月丁亥太皇太后崩 六

月癸巳丞相昌免武安侯田蚡爲丞相蚡驕侈治宅
甲諸第田園極膏腴市買郡縣物相屬於道多受四
方賂遺其家金玉婦女狗馬聲樂玩好不可勝數每
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
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
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稍退

秋八月有星孛于東方長竟天 閩越王郢興兵
擊南越邊邑南越王守天子約不敢擅興兵使人上
書告天子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大爲發兵遣大行王

恢出豫章大農令韓安國出會稽擊閩越淮南王安
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天下攝然人安其
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
安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剪髮文身之民也不
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
正朔非疆勿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
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越
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
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
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

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
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
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險阻林叢弗能盡著視
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
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
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
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
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
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
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
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
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
糧入越地輿轎而踰領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
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
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
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簡忌將
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
船卒水居擊棹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
啼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
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

至此矣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爲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爲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絕車馬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絲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耐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餉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蠱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

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民苦兵事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乂士卒勞勸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聳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生民之屬皆爲臣妾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旣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是時漢兵遂出

未諭領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乃相與宗族謀曰王以擅發兵擊南越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彊即幸勝之後來益多終滅國而止今殺王以謝天子天子聽罷兵固國完不聽乃力戰不勝即亡入海皆曰善即鎡殺郢王使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謂來者誅王今王頭至謝罪不戰而殞利莫大焉乃以便宜案兵告大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兩將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焉乃使中郎將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先祭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國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上使莊助諭意南越南越王胡頓首曰天子乃爲臣興兵討閩越死無以報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入見天子助還過淮南上又使助諭淮南王安以討越事嘉答其意安謝不及助旣去南越南越大臣皆諫其王曰漢興兵誅郢亦行以驚動南越且先王昔言事天子期無失禮要之不可以說好語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是歲韓安國爲

御史大夫 東海太守濮陽汲黯爲主爵都尉始黯
爲謁者以嚴見憚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
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
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
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
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
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其在東海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任之責大指而
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
之上聞召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其治務在無爲引
大體不拘文法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
過時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
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
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
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
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
愛身柰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
數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
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

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匈奴來
請和親天子下其議大行王恢燕人也習胡事議曰
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背約不如勿許興
兵擊之韓安國曰匈奴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自上古
不屬爲人今漢行數千里與之爭利則人馬罷乏虜
以全制其敝此危道也不如和親群臣議者多附安
國於是上許和親

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從董
仲舒之言也 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屯雲中中尉

程不識爲車騎將軍屯鴈門六月罷廣與程不識俱
以邊太守將兵有名當時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
草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莫府省約文書
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
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
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也而其
士卒亦佚樂咸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
犯我然匈奴畏李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李廣而苦
程不識臣光曰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言治衆而不
用法無不凶也李廣之將使人人自便以廣
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爲法何則其繼者難也
况與之並時而爲將乎夫小人之情樂於安肆而昧
於近禍彼旣以程不識爲煩擾而樂於從廣且將仇
其上而不服然則簡易之害非徒廣軍無以禁虜之

倉卒而已也故曰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然則倣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倣李廣鮮不覆亡哉
夏四月赦天下 五月詔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
秋七月癸未日有食之

資治通鑑卷第十七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漢紀十

起著雍君灘盡柔兆執徐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元光二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 李少君以祠
竈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匿其
年及其生長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
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
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善
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
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兒時從其大父識

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壽可益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 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鴈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

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上召問公卿王恢曰臣聞全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然匈奴侵盜不已者無它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七日不食及解圍反位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故遣劉敬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臣竊以爲勿擊便恢曰不然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非力不能所以休天下之

通鑑卷八
心也今邊境數驚士卒傷死中國樁車相望此仁人
之所隱也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
飽待饑正治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
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
輕舉深入長毆難以爲功從行則迫脅衡行則中絕
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
人獲也臣故曰勿擊便恢曰不然臣今言擊之者固
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邊吾選
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
吾執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

單于可擒百全必取上從恢議夏六月以御史大夫
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
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
李息爲材官將軍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
谷中約單于入馬邑縱兵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奴
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
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
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
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未至馬邑百
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得鴈門尉

史欲殺之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單于大驚曰吾固疑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爲天王塞下傳言單于已去漢兵追至塞度弗及乃皆罷兵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聞單于還兵多亦不敢出上怒恢恢曰始約爲入馬邑城兵與單于接而臣擊其輜重可得利今單于不至而還臣以三萬人衆不敵祇取辱固知還而斬然完陛下士三萬人於是下恢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上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上上曰首爲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其輜重猶頗可得以尉士大夫心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自是之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往往入盜於漢邊不可勝數然尚貪樂關市嗜漢財物漢亦關市不絕以中其意

三年春河水徙從頓丘東南流夏五月丙子復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泗汎郡十六天子使汲黯鄭當時發卒十萬塞之輒復壞是時田蚡奉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災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

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

初孝景時魏其侯竇嬰爲大將軍武安侯田蚡乃爲諸郎侍酒跪起如子姪已而蚡日益貴幸爲丞相魏其失執賓客益衰獨故燕相潁陰灌夫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夫爲人剛直使酒諸有執在已之右者必陵之數因酒忤丞相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民苦之收繫夫及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上書論救灌夫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魏其武安因互相詆訐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唯汲

黯是魏其韓安國兩以爲是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上怒當時曰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乎上不得已遂族灌夫使有司案治魏其得棄市罪

四年冬十二月晦論殺魏其於渭城春三月乙卯武安侯蚡亦薨及淮南王安敗上聞蚡受安金有不順語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夏四月隕霜殺草 御史大夫安國行丞相事引墮車蹇 五月丁巳以平棘侯薛澤爲丞相安國病免 地震赦天下 九月

以中尉張歐爲御史大夫韓安國疾愈復爲中尉
河間王德脩學好古實事求是以金帛招求四方善
書得書多與漢朝等是時淮南王安亦好書所招致
率多浮辯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采禮樂古
事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
諸儒多從之遊

五年冬十月河間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宮及詔策
所問三十餘事其對推道術而言得事之中文約指
明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河間王所獻雅聲歲時以
備數然不常御也春正月河間王薨中尉常麗以聞

曰王身端行治溫仁恭儉篤敬愛下明知深察惠于
鰥寡大行令奏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謚曰獻王 班
固贊曰昔魯哀公有言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
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信哉斯言也雖欲不危
亡不可得已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鳩毒無德而富貴
謂之不幸漢興至于孝平諸侯王以百數率多驕淫
失道何則沈溺放恣之中居執使然也自凡人猶繫
于習俗而况哀公之倫乎夫唯大雅卓爾不群河間
獻王近之矣 初王恢之討東越也使番陽令唐蒙
風曉南越南越食蒙以蜀枸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

通鑑卷九十八
北牂柯江牂柯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
問蜀賈人賈人曰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
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財物
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書說
上曰南越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
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
制越一奇也誠以漢之疆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
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
人從巴蜀笮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蒙厚賜喻以威

德約爲置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
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上以爲
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僂道指牂柯江作者數萬
人士卒多物故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帥巴蜀
民大驚恐上聞之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因諭告巴
蜀民以非上意相如還報是時邛笮之君長聞南夷
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
子問相如相如曰邛笮犍駝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
嘗通爲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爲置郡縣愈於
南夷天子以爲然乃拜相如爲中郎將建節往使及

副使王然于等乘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印笮
并駝斯榆之君皆請爲內臣除邊關關益斥西至沫
若水南至牂柯爲徼通零關道橋孫水以通邛都爲
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天子大說 詔發卒萬人治
鴈門阻險 秋七月大風拔木 女巫楚服等教陳
皇后祠祭厭勝挾婦人媚道事覺上使御史張湯窮
治之湯深竟黨與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
於市乙巳賜皇后冊收其璽綬罷退居長門宮竇太
主慙懼稽顙謝上上曰皇后所爲不軌於大義不得
不廢主當信道以自慰勿受妄言以生嫌懼后雖廢

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初上嘗置酒竇太主
家主見所幸賣珠兒董偃上賜之衣冠尊而不名稱
爲主人翁使之侍飲由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常
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雞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
大歡樂之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
是時中郎東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
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
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
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偃不遵經勸
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

通鑑卷十一
欲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賊其罪三也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已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著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矣 上以張湯爲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作見知法吏傳相監司用法益刻自此始 八月螟 是歲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

菑川人公孫弘對策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未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則不爭理得則不然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天

下之急者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齊人轅固年九十餘亦以賢良徵公孫弘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儒多疾毀固者固遂以老罷歸是時巴蜀四郡鑿山通西南夷

千餘里戍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費以鉅萬計而無功上患之詔使公孫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於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遷至左內史弘奏事有不可不廷辨常與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天子常說所言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弘嘗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實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

通鑑卷之八
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

六年冬初算商車 大司農鄭當時言穿渭爲渠下至河漕關東粟徑易又可以溉渠下民田萬餘頃春詔發卒數萬人穿渠如當時策三歲而通人以為便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各萬騎擊胡關市下衛青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無所得公孫敖爲胡所敗亡七千騎李廣亦爲胡所敗務生得廣置兩馬間絡而盛卧行十餘里廣佯死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奪其弓鞭馬南馳遂得脫歸漢下煮廣吏當斬贖爲庶人唯青賜爵關內侯青雖出於奴虜然善騎射材力絕人遇士大夫以禮與士卒有恩衆樂爲用有將帥材故每出輒有功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夏大旱蝗

六月上行幸雍 秋匈奴數盜邊漁陽尤甚以衛尉韓安國爲材官將軍屯漁陽

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詔曰朕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

通鑑卷九十八
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議二千石不舉孝者罪有司奏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十二月江都易王非薨 皇子據生衛夫人之子

也三月甲子立衛夫人爲皇后赦天下 秋匈奴二

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圍韓安國壁又入漁陽鴈門各殺略千餘人安國益東徙屯北平數月病死天子乃復召李廣拜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 車騎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青斬首虜

數千人 東夷歲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降爲蒼海

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燕齊之間靡然騷動 是歲

魯共王餘長沙定王發皆薨 臨菑人主父偃嚴安

無終人徐樂皆上書言事始偃游齊燕趙皆莫能厚

遇諸生相與排擯不容家貧假貸無所得乃西入關

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所言九事其八事爲律令一

事諫伐匈奴其辭曰司馬灋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

下雖平忘戰必危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

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

帝并吞戰國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

通鑑卷之八
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
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
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
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
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沮澤
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
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
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
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

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
蓋天下始叛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
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
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
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
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
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
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
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
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

苦也嚴安上書曰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
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
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
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
末矣末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爲詐帶劔者夸殺
人以矯奪而世不知愧是以犯法者衆臣願爲民制
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志定則盜
賊消刑罰少陰陽和萬物蕃也昔秦王意廣心逸欲
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胡又使尉屠睢將樓船
之士以攻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
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
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
天下大叛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
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熨略歲州
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
非天下之長策也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
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
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
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
然起窮巷奮棘荆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

通鑑卷之八
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爲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爲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宜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

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於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書奏天子召見三人謂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爲郎中主父偃尤親幸一歲中凡四遷爲中大夫大臣畏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謂偃曰太橫矣偃曰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

二年冬賜淮南王几杖毋朝 主父偃說上曰古者諸侯不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

通鑑卷六十八
五
方千里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以
逆京師以法割削之則逆節萌起前日鼂錯是也今
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餘雖骨肉無尺地之
封則仁孝之道不宜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
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不
削而稍弱矣上從之春正月詔曰諸侯王或欲推私
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條上朕且臨定其號名於是藩
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 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
民千餘人遣衛青李息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
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牛羊百餘萬走

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詔封青爲長平侯青校尉
蘇建張次公皆有功封建爲平陵侯次公爲岸頭侯
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饒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
內省轉輸戍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下公卿議皆
言不便上竟用偃計立朔方郡使蘇建興十餘萬人
築朔方城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爲固轉漕
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漢
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 三月乙亥晦
日有食之 夏募民徙朔方十萬口 主父偃說上
曰茂陵初立天下豪傑并兼之家亂衆之民皆可徙

茂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從之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于茂陵軼人郭解關東大俠也亦在徙中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卒徙解家解平生睚眦殺人甚衆上聞之下吏捕治解所殺皆在赦前軼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以姦犯公灑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

班固曰古者自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以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周室旣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執競爲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賓禮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皆以取重諸侯顯名天下搯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知匡改

也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以千數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騫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衆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有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乂矣非明主在上示之以好惡齊之以禮灋民曷由知禁而反正乎古之正灋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而六國五伯之罪人也夫四豪者又六國之罪人也况於郭解之倫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温良汎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

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 荀悅論曰世有三遊德之賊也一曰遊俠二曰遊說三曰遊行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謂之遊俠飾辯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亂之所由生也傷道害德敗灋惑世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不

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
察其理上下相冒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
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善惡謬於衆聲功罪亂
於王灋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
君子犯禮小人犯灋犇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
競趣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
而篤朋友之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
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
書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道
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於
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
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
僞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
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
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息華文
去浮辭禁僞辯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壹聖人之至
道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燕王定國與父康王姬姦奪弟妻爲姬殺肥如令
郢人郢人兄弟上書告之主父偃從中發其事公卿
請誅定國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齊厲王次昌亦與

其姊紀翁主通主父偃欲納其女於齊王齊紀太后不許偃因言於上曰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人衆殷富鉅於長安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疏又聞與其姊亂請治之於是帝拜偃爲齊相且正其事偃至齊急治王後宮宦者辭及王王懼飲藥自殺偃少時游齊及燕趙及貴連敗燕齊趙王彭祖懼上書告主父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弟多以得封者及齊王自殺上聞大怒以爲偃劫其王令自殺乃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金實不劫王令自殺上欲勿誅公孫弘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

漢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張歐免上欲以蓼侯孔臧爲御史大夫臧辭曰臣世以經學爲業乞爲太常典臣家業與從弟侍中安國綱紀古訓使永垂來嗣上乃以臧爲太常其禮賜如三公

三年冬匈奴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爲單于攻破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以公孫弘爲御史大夫是時方通西南夷東置蒼海北築朔方之郡公孫弘數諫以爲罷敞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天子使朱買臣等難以置朔方之便

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春罷蒼海郡弘爲布被食不重肉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與小吏無差誠飾詐欲以釣名如汲黯言且無汲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天子以爲謙讓愈益尊之 三月赦天下 夏四月丙子封匈奴太子於單爲涉安侯數月而卒 初匈奴降者言月氏故居敦煌祁連間爲疆國匈奴冒頓攻破之老上單于

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餘衆遁逃去怨匈奴無與共擊之上募能通使月氏者漢中張騫以郎應募出隴西徑匈奴中單于得之留騫十餘歲騫得間亡鄉月氏西走數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爲發導譯抵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太子爲王旣擊大夏分其地而居之地肥饒少寇殊無報胡之心騫留歲餘竟不能得月氏要領乃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會伊稚斜逐於單匈奴國內亂騫乃與堂邑氏奴甘父逃歸上拜騫爲太中大夫甘父爲奉使君騫初行時百餘人

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 匈奴數萬騎入塞殺代郡太守恭及略千餘人 六月庚午皇太后崩 秋罷西夷獨置南夷夜郎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葆就專力城朔方 匈奴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 是歲中大夫張湯爲廷尉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時上方鄉文學湯陽浮慕事董仲舒公孫弘等以千乘兒寬爲奏讞掾以古瀆義決疑獄所治即上意所欲罪與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上由是悅之湯於故人子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汲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而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

四年冬上行幸甘泉 夏匈奴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

資治通鑑卷第十八

資治通鑑卷第一十九

漢紀十一

起強圉大荒落盡
玄默闔茂凡六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元朔五年冬十一月乙丑薛澤免以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弘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每朝覲奏事因言國家便宜上亦使左右文學之臣與之論難弘嘗奏言十賊彊弩百吏不敢前請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侍中吳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秦兼天下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

耨鉏箠相撻擊犯灋滋衆盜賊不勝卒以亂亡故
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禮曰男子生
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大射之禮自天子降
及庶人三代之道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
弓矢之爲禁也且所爲禁者爲盜賊之以攻奪也攻
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
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灋禁是
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爲大不便書奏上以難弘
弘詘服焉弘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
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董仲舒爲人廉直以弘爲

從諛弘嫉之膠西王端驍恣數犯灋所殺傷二千石
甚衆弘乃薦仲舒爲膠西相仲舒以病免汲黯常毀
儒面觸弘弘欲誅之以事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
多貴臣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
史上從之 春大旱 匈奴右賢王數侵擾朔方天
子令車騎將軍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
擊將軍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太僕公孫賀爲騎
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
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
凡十餘萬人擊匈奴右賢王以爲漢兵遠不能至飲

酒醉衛青等兵出塞六七百里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壯騎數百馳潰圍北去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衛青爲大將軍諸將皆屬焉夏四月乙未復益封青八千七百戶封青三子伉不疑登皆爲列侯青固謝曰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列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天子曰我非忘諸校尉功也乃封護軍都

尉公孫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說爲龍額侯公孫賀爲南窳侯李蔡爲樂安侯校尉李朔爲涉軹侯趙不虞爲隨成侯公孫戎奴爲從平侯李息及校尉豆如意皆賜爵關內侯於是青尊寵於群臣無二公卿以下皆卑奉之獨汲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群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大將軍青雖貴有時侍中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

事上不冠望見黷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此 夏六月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
樂崩朕甚憫焉其令禮官勸學興禮以爲天下先於
是丞相弘等奏請爲博士官置子弟五十人復其身
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即有秀才異等輒以
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輒罷之又吏通一執以上者
請皆選擇以補右職上從之自此公卿大夫士吏彬
彬多文學之士矣 秋匈奴萬騎入代殺都尉朱英
略千餘人 初淮南王安好讀書屬文喜立名譽招
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其群臣賓客多江淮間輕

薄士常以厲王遷死感激安建元六年彗星見或說
王曰先吳軍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
星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然乃益治攻戰具
積金錢郎中雷被獲罪於太子遷時有詔欲從軍者
輒詣長安被即願奮擊匈奴太子惡被於王斥免之
欲以禁後是歲被亡之長安上書自明事下廷尉治
蹤迹連王公卿請逮捕治王太子遷謀令人衣衛士
衣持戟居王旁漢使有非是者即刺殺之因發兵反
天子使中尉宏即訊王王視中尉顏色和遂不發公
卿奏安壅闕奮擊匈奴者格明詔當棄市詔削二縣

通鑑卷九
既而安自傷曰吾行仁義反見削地耻之於是爲反
謀益甚安與衡山王賜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
王聞淮南王有反謀恐爲所并亦結賓客爲反具以
爲淮南已西欲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衡山王后
徐來譖太子爽於王欲廢之而立其弟孝王囚太子
而佩孝以王印令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
山有逆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枚赫
陳喜作輜車鍛矢刻天子璽將相軍吏印秋衡山王
當入朝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
衡山王即上書謝病上賜書不朝

六年春二月大將軍青出定襄擊匈奴以合騎侯公
孫敖爲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翁侯趙信爲
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
左內史李沮爲彊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
而還休士馬于定襄雲中鴈門 赦天下 夏四月
衛青復將六將軍出定襄擊匈奴斬首虜萬餘人右
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
一日餘漢兵且盡信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翁侯及
敗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降匈奴建盡亡其
軍脫身亡自歸大將軍議郎周霸曰自大將軍出未

通鑑卷九十九
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軍正閱長
史安曰不然兵瀆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
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
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幸得
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
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擅誅
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見爲人臣不
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初
平陽縣吏霍仲孺給事平陽侯家與青姊衛少兒私
通生霍去病去病年十八爲侍中善騎射再從大將

軍擊匈奴爲票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軍數
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於是天子曰票姚校尉去
病斬首虜二千餘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
若侯產生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封去病爲冠軍侯
上谷太守郝賢四從大將軍捕斬首虜二千餘級封
賢爲衆利侯是歲失兩將軍亡翁侯軍功不多故大
將軍不益封止賜千金右將軍建至天子不誅贖爲
庶人單于旣得翁侯以爲自次王用其姊妻之與謀
漢信教單于益北絕幕以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無
近塞單于從其計是歲漢比歲發十餘萬衆擊胡斬

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司農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固免臧罪置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至千夫者得先除爲吏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矣

元狩元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畤獲獸一角而足有五蹄有司言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慶五畤時加一牛以燎久之有司又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

長星日光今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淮南王安與賓客左吳等日夜爲反謀案輿地圖部署兵所從入諸使者道長安來爲妄言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即言漢廷治有男王安得此亡言非也王召中郎伍被與謀反事被曰王安得此亡國之言乎臣見宮中生荆棘露霑衣也王怒擊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問之被曰昔秦爲無道窮奢極虐百姓思亂者十家而六七高皇帝起於行陳之中立爲天子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今

大王見高皇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王四郡國富民衆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然破於大梁奔走而東身死祀絕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萬倍吳楚之時大王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棄千乘之君賜絕命之書爲群臣先死於東宮也王涕泣而起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后太子皆不以爲子兄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氣常怨望太子陰使人告太子謀殺漢中尉事下廷尉治王患之欲發復問伍被曰公以爲吳興兵是邪非邪被曰非也臣

聞吳王悔之甚願王無爲吳王之所悔王曰吳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絕成臯之口據三川之險招山東之兵舉事如此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爲什事九成公獨以爲有禍無福何也必如公言不可徼幸邪被曰必不得已被有愚計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高貲於朔方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僞爲詔獄書逮諸侯太子幸臣如此則民怨諸侯懼即使辯士隨而說之儻可徼幸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爲不至若此於是王乃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

夫將軍軍吏中二千石及旁近郡太守都尉印漢使節欲使人僞得罪而西事大將軍一日發兵即刺殺大將軍且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等如發蒙振落耳王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謀先殺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持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會廷尉逮捕淮南太子淮南王聞之與太子謀召相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中尉皆不至王念獨殺相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子即自剄不殊伍被自詣吏告與淮

南王謀反蹤跡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治其黨與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十一月淮南王安自剄殺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誅廷尉湯曰被首為王畫反計罪不可赦乃誅被侍中莊助素與淮南王相結交私論議王厚賂遺助上薄其罪欲勿誅張湯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衡山王上書請廢太子爽立其弟孝為太子爽聞即遣所善白羸之長

安上書言孝作輶車鍛矢與王御者姦欲以敗孝會
有司捕所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
家吏劾孝首匿喜孝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
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
王自剄死王后徐來太子爽及孝皆棄市所與謀反
者皆族凡淮南衡山二獄所連引列侯二千石豪傑
等死者數萬人 夏四月赦天下 丁卯立皇子據
為太子年七歲 五月乙巳晦日有食之 匈奴萬
人入上谷殺數百人 初張騫自月氏還具為天子
言西域諸國風俗大宛在漢正西可萬里其俗土著

耕田多善馬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國其東北則
烏孫東則于寘于寘之西則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
水東流注鹽澤鹽澤潛行地下其南則河源出焉鹽
澤去長安可五千里匈奴右方居鹽澤以東至隴西
長城南接羌葷漢道焉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
國隨畜牧與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與大宛同
俗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
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東南可數千
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
里居漢西南今身毒國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

通鑑卷九十九
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羗中險羗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業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欣然以騫言爲然乃令騫因蜀犍爲發間使王然于等四道並出出駝出冉出徙出邛夔指求身毒國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閉氏苻南方閉雋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畧漢使終莫得通於是漢以求身毒道始通滇

國滇王當羌謂漢使者曰漢孰與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爲一州主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子注意焉乃復事西南夷

二年冬十月上幸雍禱五時 三月戊寅平津獻侯公孫弘薨壬辰以御史大夫樂安侯李蔡爲丞相廷尉張湯爲御史大夫霍去病爲票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擊匈奴歷五王國轉戰六日過焉支山千餘里殺折蘭王斬盧侯王執渾邪王子及相國都尉獲首虜八千九百餘級收休屠王祭天金人詔益封去病

二千戶夏去病復與合騎侯公孫敖將數萬騎俱出
北地異道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
廣將四千騎先行可數百里騫將萬騎在後匈奴左
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獨
與數十騎馳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告廣曰胡虜易
與耳軍士乃安廣爲圍陳外嚮胡急擊之矢下如雨
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
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日暮吏
士皆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皆服其勇
明日復力戰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會博望侯軍亦

至匈奴軍乃解去漢軍罷弗能追罷歸漢灑博望侯
留遲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功自如無賞而票騎
將軍去病深入二千餘里與合騎侯失不相得票騎
將軍踰居延過小月氏至祁連山得單桓曾涂王及
相國都尉以衆降者二千五百人斬首虜三萬二百
級獲裨小王七十餘人天子益封去病五千戶封其
裨將有功者鷹擊司馬趙破奴爲從票侯校尉高不
識爲宜冠侯校尉僕多爲煇渠侯合騎侯敖坐行留
不與票騎會當斬贖爲庶人是時諸宿將所將士馬
兵皆不如票騎票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

騎先其大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也而諸宿將常留落不偶由此票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矣匈奴入代鴈門殺畧數百人江都王建與其父易王所幸淖姬等及女弟徵臣姦建游雷陂天大風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陂中船覆兩郎溺攀船乍見乍沒建臨觀大笑令勿救皆死凡殺不辜三十五人專為淫虐自知罪多恐誅與其后成光共使越婢下神祝詛上又聞淮南衡山陰謀建亦作兵器刻皇帝璽為反具事發覺有司請捕誅建自殺后成光等皆棄市國除膠東康王寄薨秋匈奴渾邪王降是時單于

怒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渾邪王與休屠王恐謀降漢先遣使向邊境要遮漢人令報天子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馳傳以聞天子聞之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票騎將軍將兵往迎之休屠王後悔渾邪王殺之并其衆票騎既渡河與渾邪王衆相望渾邪王裨將見漢軍而多不欲降者頗遁去票騎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請行在所盡將其衆渡河降者四萬餘人號稱十萬既至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渾邪王萬

戶爲漂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等四人皆爲列侯益封票騎千七百戶渾邪之降也漢發車二萬乘以迎之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右內史汲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

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闡出財物于邊關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居頃之乃分徙降者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五屬國而金城河西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休屠王太子日磾與母闕氏弟倫俱沒入

通鑑卷九
官輸黃門養馬久之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曰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焉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賜日磾姓金氏

三年春有星孛于東方 夏五月赦天下 淮南王之謀反也膠東康王寄微聞其事私作戰守備及吏

治淮南事辭出之寄母王夫人即皇太后之女弟也於上最親意自傷發病而死不敢置後上聞而憐之立其長子賢爲膠東王又封其所愛少子慶爲六安王王故衡山王地 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萬騎殺畧千餘人 山東大水民多饑乏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 漢旣得渾邪王地隴西北地上郡

益少胡寇詔減三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上將討昆明以昆明有滇池方三百里乃作昆明池以習水戰是時灋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以故吏弄灋皆謫令伐棘上林穿昆明池是歲得神馬於上水上方立樂府使司馬相如等造爲詩賦以宦者李延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絃次初詩以合八音之調詩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及得神馬次以爲歌汲黯

曰凡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邪上默然不說上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群臣雖素所愛信者或小有犯灋或欺罔輒按誅之無所寬假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夫所謂才者猶有用之器也有才而不肯盡用與無才同不殺何施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

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上顧群臣曰黷自言爲便辟則不可自言爲愚豈不信然乎四年冬有司言縣官用度太空而富商大賈冶鑄煮鹽財或索萬金不佐國家之急請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三品大者圜之其文龍直三千次方之其文馬直五百小者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

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筭用事咸陽齊之大煮鹽僅南陽大冶皆致生象千金弘羊洛陽賈人予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詔禁民敢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公卿又請令諸賈人末作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筭及民有輶車若船五丈以上者皆有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其灋大抵出張湯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騷動不安其生咸指

怨湯 初河南人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式曰臣少田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問曰家豈有寃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的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上由是賢之欲尊顯以風百姓乃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未幾又擢式為齊太傅 春有星孛于東北夏有長星出于西北 上與諸將議曰翕

侯趙信為單于畫計常以為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士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乘馬十萬令大將軍青票騎將軍去病各將五萬騎私負從馬復四萬匹步兵轉者踵軍後又數十萬人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票騎票騎始為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言單于東乃更令票騎出代郡令大將軍出定襄郎中令李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為老弗許良久乃許之以為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為左將軍主爵都尉趙食其為右將軍平陽侯曹襄為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為單于謀曰漢兵既度幕人馬罷匈奴可坐收虜耳乃悉遠北

其輜重以精兵待幕北大將軍既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前將軍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回遠而水草少廣自請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令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亦陰受上誡以爲李廣老數竒毋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而公孫敖新失侯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前將軍廣廣知之固自辭於大將軍大將軍不聽廣不謝而起行意甚愠怒大將軍出塞千餘里度幕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大將軍令武剛車自環

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縱可萬騎會日且入大風起砂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彊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單于遂乘六騾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時已昏漢匈奴相紛拏殺傷大當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昏而去漢軍發輕騎夜追之大將軍軍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遲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捕斬首虜萬九千級遂至寘顏山趙信城得匈奴積粟食軍留一日悉燒其城餘粟而歸前將軍廣與右將軍食其軍無導惑失道後大將軍不及單于戰大

將軍引還過幕南乃遇二將軍大將軍使長史責問廣食其失道狀急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幕府廣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廣爲人廉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共之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援臂善射度不中不發將兵乏絕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及死一軍皆

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爲垂涕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贖爲庶人單于之遁走其兵往往與漢兵相亂而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其右谷蠡王以爲單于死乃自立爲單于十餘日真單于復得其衆而右谷蠡王乃去其單于號票騎將軍騎兵車重與大將軍軍等而無裨將悉以李敢等爲大校當裨將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絕大幕直左方兵獲屯頭王韓王等三人將軍相國當戶都尉八十三人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鹵獲七萬四百四十三級天子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票騎將軍又封其

所部右北平太守路博德等四人爲列侯從票侯破
奴等二人益封校尉敢爲關內侯食邑軍吏卒爲官
賞賜甚多而大將軍不得益封軍吏卒皆無封侯者
兩軍之出塞塞關官及私馬凡十四萬匹而復入塞
者不滿三萬匹乃益置大司馬位大將軍票騎將軍
皆爲大司馬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自
是之後大將軍青日退而票騎日益貴大將軍故人
門下士多去事票騎輒得官爵唯任安不肯票騎將
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
灋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灋天子爲治第

令票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
重愛之然少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
十乘旣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
乏糧或不能自振而票騎尚穿域蹋鞠事多此類大
將軍爲人仁喜士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兩人志操
如此是時漢所殺虜匈奴合八九萬而漢士卒物故
亦數萬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
方以西至今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
蠶食匈奴以北然亦以馬少不復大出擊匈奴矣匈
奴用趙信計遣使於漢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

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敞曰匈奴新破困
宜可使爲外臣朝請於邊漢使任敞於單于單于大
怒留之不遣是時博士狄山議以爲和親便上以問
張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愚忠若御史
大夫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
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
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
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之後群臣震懼無敢忤
湯者 是歲汲黯坐瀆免以定襄太守義縱爲右內
史河內太守王溫舒爲中尉先是審成爲關都尉吏

民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審成之怒及義縱
爲南陽太守至關審成側行送迎至郡遂按審氏破
碎其家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後徙定襄太守初至掩
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視
亦二百餘人一捕鞠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
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
爲九卿然其治尚輔法而行縱專以鷹擊爲治王溫
舒始爲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往吏十餘人以爲爪
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
人雖有百罪弗瀆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

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為道不拾遺
遷河內太守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為驛捕
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
死家盡沒入償贓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至
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為神速盡十二月郡
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
郡國追求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今冬月益展一
月足吾事矣天子聞之皆以為能故擢為中二千石
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卒少
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

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
文成又勸上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
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
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
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
誅文成將軍而隱之

資治通鑑卷第二十

漢紀十二

起昭陽大淵獻盡重光協洽凡九年

世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坐盜孝景園塹地
 葬其中當下吏自殺 罷三銖錢更鑄五銖錢於是
 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郊乃召
 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
 奉詔黯為上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
 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
 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

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辨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灑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及湯敗上抵息罪使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 詔徙姦猾吏民於邊 夏四月乙卯以太子少傅武彊侯莊青翟爲丞相 天子病鼎湖

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置酒壽宮神君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畫灑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時上卒起幸甘泉過右內史界中道多不治上怒曰義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銜之

六年冬十月雨水無冰 上旣下緡錢令而尊卜式

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義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以縱爲廢格沮事棄縱市 郎中令李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 夏四月乙巳廟立皇子闕爲齊王且爲燕王胥爲廣陵王初作誥策 自造白金五銖錢後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者不可勝計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六月詔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六人分循

郡國舉兼并之徒及守相爲吏有罪者 秋九月冠

軍景桓侯霍去病薨天子甚悼之爲冢像祁連山初

霍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光去病既壯大乃自知

父爲霍仲孺會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遣吏

迎仲孺而見之大爲買田宅奴婢而去及還因將光

西至長安任以爲郎稍遷至奉車都尉光祿大夫

是歲大農令顏異誅初異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

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

直數千而以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

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事下張湯治異

通鑑卷三十一
三
異與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當
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
腹誹之灑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元鼎元年夏五月赦天下 濟東王彭離驕悍昏暮

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殺人取財物以為好
所殺發覺者百餘人坐廢徙上庸

二年冬十一月張湯有罪自殺初御史中丞李文與
湯有卻湯所厚吏魯謁居陰使人上變告文姦事事
下湯治論殺之湯心知謁居為之上問變事蹤跡安
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湯親為之摩

足趙王素怨湯上書告湯大臣乃與吏摩足疑與為
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弟繫導官湯亦
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為之而佯不省謁居弟
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
下減宣宣嘗與湯有卻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
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
至前湯獨不謝上使御史案丞相湯欲致其文丞相
見知丞相患之丞相長史朱買臣王朝邊通皆故九
卿二千石仕宦絕在湯前湯數行丞相事知三長史
素貴故陵折丞史遇之三長史皆怨恨欲死之乃與

丞相謀使吏捕案賈人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
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
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
者湯不謝又佯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
子以湯懷詐面欺使趙禹切責湯湯乃為書謝因曰
陷臣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既死家產直不過五百
金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
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
乃盡案誅三長史十二月壬辰丞相青翟下獄自殺
春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

之上有僊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宮
室之修自此日盛 二月以太子太傅趙周為丞相

三月辛亥以太子太傅石慶為御史大夫 大雨

雪 夏大水關東餓死者以千數 是歲孔僅為大

農令而桑弘羊為大農中丞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白
金稍賤民不實用竟廢之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
令上林三官鑄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而民之
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
渾邪王既降漢漢兵擊逐匈奴於幕北自鹽澤以
東空無匈奴西域道可通於是張騫建言烏孫王昆

莫本爲匈奴臣後兵稍彊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攻
不勝而遠之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故渾邪地空無人
蠻夷俗戀故地又貪漢財物今誠以此時厚幣賂烏
孫招以益東居故渾邪之地與漢結昆弟其勢宜聽
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
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
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巨
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他旁國騫旣至烏孫昆
莫見騫禮節甚倨騫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漢
遣公主爲夫人結爲兄弟共拒匈奴匈奴不足破也

烏孫自以遠漢未知其大小素服屬匈奴日久且又
近之其大臣皆畏匈奴不欲移徙騫留久之不能得
其要領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
身毒于闐及諸旁國烏孫發譯道送騫還使數十人
馬數十匹隨騫報謝因令窺漢大小是歲騫還到拜
爲大行後歲餘騫所遣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
人俱來於是西域始通於漢矣西域凡三十六國南
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
則接漢玉門陽關西則限於葱嶺河有兩源一出葱
嶺一出于闐合流東注鹽澤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

通鑑卷三十一
餘里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
循河西行至莎車爲南道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
氏安息自車師前王廷隨北山循河西行至疏勒爲
北道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故皆役
屬匈奴匈奴西邊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
居焉耆危湏尉黎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烏孫王旣
不肯東還漢乃於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發徙民
以充實之後又分置武威郡以絕匈奴與羌通之道
天子得宛汗血馬愛之名曰天馬使者相望於道以
求之諸使外國一輩大者數百少者百餘人人所齎
操大放博望侯時其後益習而衰少焉漢率一歲中
使多者十餘少者五六輩遠者八九歲近者數歲而
反

三年冬徙函谷關於新安 春正月戊子陽陵園火

夏四月雨雹 關東郡國十餘饑人相食 常山

憲王舜薨子勃嗣坐憲王病不侍疾及居喪無禮廢
徙房陵後月餘天子更封憲王子平爲真定王以常
山爲郡於是五嶽皆在天子之邦矣 徙代王義爲
清河王 是歲匈奴伊穉斜單于死子烏維單于立
四年冬十月上行幸雍祠五時詔曰今上帝朕親郊

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其今有司議立后土祠於澤中園丘上遂自夏陽東幸汾陰是時天子始巡郡國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辨自殺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於汾陰肱上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行幸滎陽還至洛陽封周後姬嘉為周子南君 春二月中山靖王勝薨 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誅文成得樂大夫說大先事膠東康王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之不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僊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脩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為親屬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人於是上使驗小方闕旗旗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拜為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夏四月乙巳封大為樂通侯食邑二千戶賜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十萬斤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

者存問共給相屬於道自太主將相以下皆置酒其
家獻遺之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老羽衣
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印以
示不臣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
之間莫不搯腕自言有禁方能神僊矣 六月汾陰
巫錦得大鼎於魏睢后土營旁河東太守以聞天子
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上
行薦之宗廟及上帝藏於甘泉宮群臣皆上壽賀
秋立常山憲王子商為泗水王 初條侯周亞夫為
丞相趙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

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及禹為少府
比九卿為酷急至晚節吏務為嚴峻而禹更名寬平
中尉尹齊素以敢斬伐著名及為中尉吏民益彫敝
是歲齊坐不勝任抵罪上乃復以王溫舒為中尉趙
禹為廷尉後四年禹以老貶為燕相是時吏治皆以
慘刻相尚獨左內史兒寬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務
在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
信愛之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
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
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繼屬不絕課更以

最上由此愈奇寬 初南越文王遣其子嬰齊入宿衛在長安取邯鄲穆氏女生子與文王薨嬰齊立乃藏其先武帝璽上書請立穆氏女爲后與爲嗣漢數使使者風諭嬰齊入朝嬰齊尚樂擅殺生自恣懼入見要用漢灋比內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嬰齊薨謚曰明王太子興代立其母爲太后太后自未爲嬰齊姬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季通是歲上使安國少季往諭王王太后以入朝比內諸侯令辯士諫大夫將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南越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

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數勸王及群臣求內屬即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印餘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漢灋比內諸侯使者皆留填撫之 上行幸雍且郊或曰五帝泰一之佐也宜立泰一而上親郊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凡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悅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

通鑑卷二十一
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胡纓下迎黃帝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天於是天子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

五年冬十月上祠五時於雍遂踰隴西登崆峒隴西守以行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惶恐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上又幸甘泉

立泰一祠壇所用祠具如雍一時而有加焉五帝壇環居其下四方地為醲食群神從者及北斗云十一月辛巳朔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泰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亭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又云書有黃氣上屬天太史令談祠官寬舒等請三歲天子一郊見詔從之南越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齋為入朝具其相呂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仕宦為長吏者七十餘人男盡尚王女女盡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其居國中甚重得眾心愈於王王之上書數諫止王王弗聽有叛心數稱病不見

漢使者使者皆注意嘉勢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漢使者權謀誅嘉等乃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后謂嘉曰南越內屬國之利也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以激怒使者使者狐疑相杖遂莫敢發嘉見耳目非是即起而出太后怒欲鏃嘉以矛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其弟兵就舍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陰與大臣謀作亂王素無意誅嘉嘉知之以故數月不發天子聞嘉不聽命王王太后孤弱不能制使者怯無決又以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以興兵欲使莊參以二千人往使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以武往二千人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郊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奮曰以區區之越又有王王太后應獨相呂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越境呂嘉等乃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也又與使者亂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器入獻天子以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以爲僮僕取自脫一時之利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計之意乃與其弟將卒攻殺王王太后及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

通鑑卷二十一
縣立明王長男越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
兵入破數小邑其後越開直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
里越以兵擊千秋等遂滅之使人函封漢使者節置
塞上好爲謾辭謝罪發兵守要害處春三月壬午天
子聞南越反曰韓千秋雖無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
延年爲成安侯繆樂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子
廣德爲龍亢侯 夏四月赦天下 丁丑晦日有食
之 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樓船將
軍楊僕出豫章下滇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
零陵下離水甲爲下潮將軍下蒼梧皆將罪人江淮

以南樓船十萬人越馳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
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齊相卜式上書請父子與
齊習船者徃死南越天子下詔褒美式賜爵關內侯
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是時列侯以
百數皆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祭宗廟列侯以
令獻金助祭少府省金金有輕及色惡者上皆令劾
以不敬奪爵者百六人辛巳丞相趙周坐知列侯酎
金輕下獄自殺 丙申以御史大夫石慶爲丞相封
牧丘侯時國家多事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
灋而兒寬等推文學皆爲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

於丞相丞相慶醇謹而已 五利將軍裝治行東入

海求其師既而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

無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售坐誣罔腰

斬樂成侯亦棄市 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使

攻固安圍袍罕匈奴入五原殺太守

六年冬發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

西羌平之

樓船將軍楊僕入越地先陷尋陘破石

門挫越鋒以數萬人待伏波將軍路博德至俱進樓

船居前至番禺南越王建德相呂嘉城守樓船居東

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城

伏波爲營遣使者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樓船

力攻燒敵驅而入伏波營中黎旦城中皆降建德嘉

已夜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之校尉司馬蘇弘得建德

越郎都稽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

郎兵未下南越已平矣遂以其地爲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師還上益封伏

波封樓船爲將梁侯蘇弘爲海常侯都稽爲臨蔡侯

及越降將蒼梧王趙光等四人皆爲侯 公孫卿候

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春天子親幸緱氏城

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

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不來言神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信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賽南越祠泰一后土始用樂舞 馳義侯發南夷兵欲以擊南越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其衆反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屬罪人當擊南越者八校尉遣中郎將郭昌衛廣將而擊之誅且蘭及邛君苻侯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越南越已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毋駝皆振恐請臣置吏乃以邛都爲越巂郡柞都爲沈黎郡毋駝爲汶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初東越王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人從樓船擊呂嘉兵至揭陽以海風波爲解不行持兩端陰使南越及漢破番禺不至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上以士卒勞倦不許令諸校屯豫章梅嶺以待命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騶力等爲吞漢將軍入白沙武林梅嶺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弗敢擊却就便處皆坐畏懦誅餘善自稱武帝上欲復使楊僕將爲其伐前勞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陘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烏足以驕

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爲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使建德呂嘉得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將軍不念其勤勞而請乘傳行塞因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是四過也問君蜀刀價而陽不知挾僞干君是五過也受詔不至蘭池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上乃遣橫海將軍韓說出句章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

舒出梅嶺以越侯爲戈船下瀨將軍出若邪白沙以擊東越 博望侯旣以通西域尊貴其吏士爭上書言外國竒怪利害求使天子爲其絕遠非人所樂往聽其言予節募吏民毋問所從來爲具備人衆遣之以廣其道來還不能毋侵盜幣物及使失指天子爲其習之輒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贖復求使使端無窮而輕犯灑其吏卒亦輒復盛推外國所有言大者予節言小者爲副故妄言無行之徒皆爭效之其使皆貧人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亦厭漢使人人有言輕重度漢兵遠不能至而禁其食物

以苦漢使漢使之絕積怨至相攻擊而樓蘭車師小國當空道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時遮擊之使者爭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天子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沮井而還匈奴將軍趙破奴將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水而還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漢使皆不見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是歲齊相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在位乃言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苦惡價貴或疆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上由是不悅卜式

初司馬相如病且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勸上封泰山上感其言會得寶鼎上乃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而諸方士又言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采尚書周官王制之文章封禪儀數年不成上以問左內史兒寬寬曰封太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臣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群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

群臣得人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
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
乃自制儀頗采儒術以文之上為封禪祠器以示群
儒或曰不與古同於是盡罷諸儒不用上又以古者
先振兵釋旅然后封禪

元封元年冬十月下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
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
軍親帥師焉乃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
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
徑千餘里以見武節威匈奴遣使者郭吉告單于曰

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
邊不能即南面而臣於漢何徒遠走亡匿於幕北寒
苦無水草之地母為也語卒而單于大怒立斬主客
見者而留郭吉遷之北海上然匈奴亦讐終不敢出
上乃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湏如上曰吾聞黃帝不
死今有冢何也公孫卿曰黃帝已僊上天群臣思慕
葬其衣冠上歎曰吾後升天群臣亦當葬吾衣冠於
東陵乎乃還甘泉類祠太一 上以卜式不習文章
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為御史大夫 漢兵入
東越境東越素發兵距險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樓船

將軍率錢塘轄終古斬徇北將軍故越衍侯吳陽以
其邑七百人反攻越軍於漢陽越建成侯敖與繇王
居股殺餘善以其衆降上封終古爲禦兒侯陽爲卯
石侯居股爲東成侯敖爲開陵侯又封橫海將軍說
爲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爲繚婁侯東越降將多軍爲
無錫侯上以閩地險阻數反覆終爲後世患乃詔諸
將悉徙其民於江淮之間遂虛其地 春正月上行
幸緱氏禮祭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
者三詔祠官加增太室祠禁無伐其草木以山下戶
三百爲之奉邑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

上䟽言神怪竒方者以萬數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
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
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其跡甚
大類禽獸云群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鉅
公已忽不見上旣見大迹未信及群臣又言老父則
大以爲僊人也宿留海上與方士傳車及間使求神
僊人以千數夏四月還至奉高禮祠地主於梁父乙
卯令侍中儒者皮弁搢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
如郊祠泰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
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都尉霍子侯上

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
陟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尚黃
而盡用樂焉江淮間茅三脊為神藉五色土益雜封
其封禪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天子從禪還
坐明堂群臣更上壽頌功德詔曰朕以眇身承至尊
兢兢焉惟德菲薄不明于禮樂故用事八神遭天地
况施著見景象屑然如有聞震于恠物欲止不敢遂
登封泰山至于梁父然後升禮肅然自新嘉與士大
夫更始其以十月為元封元年行所巡至博奉高蛇
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皆貸除之無出今年筭賜

天下民爵一級又以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令諸侯
各治邸泰山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
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
至海上望焉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
方朔曰夫僊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
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僊人亦無益也臣願陛
下第還宮靜處以湏之僊人將自至上乃止會奉車
霍子侯暴病一日死子侯去病子也上甚悼之乃遂
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
乃至甘泉凡周行萬八千里云先是桑弘羊為治粟

都尉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弘羊作平準之法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欲使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踴至是天子巡狩郡縣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山東漕粟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時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烹弘羊天乃雨 秋有星孛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孛于三台望氣王朔言候獨見填星出如爪食頃復入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齊懷王閔薨無子國除

墨云
凡食賤於人者曰墨
穀曰食墨者十二分
頭林末麻草草羊天八所
言曰墨者



